

古典名著聚珍文库

四书章句集注

[宋] 朱熹 撰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台湾人民教育出版社

四书章句集注

（宋）朱熹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古典名著聚珍文库

四书章句集注

[宋] 朱熹 撰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书章句集注/(宋)朱熹撰.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540-0183-7

I. ①四… II. ①朱… III. ①儒家 ②四书—注释
IV. ①B22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2732 号

四书章句集注

[宋] 朱熹 撰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0571-85068292)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关俊红
封面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贾 敏
责任校对 吴颖胤
激光照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183-7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年来，曾流传的典籍浩如烟海，虽然如今大部分已经散佚，但仍至少有数万种得以留存。这些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丰厚遗产，但数量实在太过庞大，一个人毕其一生也未必能够读通十分之一。怎样去了解他们的丰富内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有鉴于此，我社特推出“古典名著聚珍文库”，帮助读者从经过历史长河千百年汰选而仍熠熠生辉的古典名著中，去领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华茂丰赡，并从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扬，开拓和创新。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婺源人(原属徽州地区)。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左迪功郎、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谥赠“太师”，封“徽国公”。朱熹少年得志，但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与当权者相逆，所以仕途颇为坎坷。晚年个人失意，国家也日趋崩溃，在寂寞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发愤著书立说，一方面寄情山水以消愁。绍熙四年(1193)，朱熹在福建建阳的考亭筑室课徒，四方慕名而来者甚众，由此创立了在理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熹一生著述极丰，如《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朱子语类》《文公家礼》《朱晦庵集》等。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十年后又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他在临死前三日还在修改《大



学·诚意章》注释。“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代替“五经”取得权威地位，与其努力是分不开的。

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朱熹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因《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遂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具体而言，《四书章句集注》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朱熹意在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其中《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国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他说：“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对于《中庸》，朱熹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并引用程颐的话说：“这本书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途便散为万事万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为一个道理。把它放开，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将它收回来看，它又是那么神秘。”由此不难看出，朱熹把《大学》视为理学的纲领，而把《中庸》视为理学的精髓。此外，朱熹认为《论语》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读的，“以探其本”。他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论》《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也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繁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

《四书章句集注》于1190年在漳州首次刊印。此本现已不可见，



而且刊出后朱熹自己又多次做过修改,所以并不是最后的定本。据元陈栎《四书发明》引朱熹嫡孙朱监的话说,定本在朱熹死后曾刊于兴国(今江西兴国),但此本现也已不可见。朱熹死后,《四书章句集注》一书逐渐风行。清嘉庆间吴县吴英、吴志忠父子用多种古本和宋元人所作疏释本相校,力求恢复朱熹定本的原貌,纠正流传中的错误,于嘉庆十六年(1811)刊出,是现存各本中最好的,本书即以此为底本,同时用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大字本进行校勘,改正了一些错误。另,底本中原有的吴英《附考序》及《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一并附于本书后,以资参考。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年6月



目 录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序	3
大学章句	5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15
中庸章句	17

论语集注

论语序说	37
读论语、孟子法	40

卷一

学而第一	41
为政第二	46

卷二

八佾第三	51
里仁第四	57

卷三

公冶长第五	61
-------------	----



雍也第六	67
卷四	
述而第七	74
泰伯第八	81
卷五	
子罕第九	86
乡党第十	92
卷六	
先进第十一	97
颜渊第十二	104
卷七	
子路第十三	111
宪问第十四	117
卷八	
卫灵公第十五	126
季氏第十六	132
卷九	
阳货第十七	136
微子第十八	142
卷十	
子张第十九	146
尧曰第二十	150

孟子集注

孟子序说	155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158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167
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178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189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197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207
卷七	离娄章句上	216
卷八	离娄章句下	226
卷九	万章章句上	236
卷十	万章章句下	245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254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264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273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284

附录

附录一	四书章句附考序	294
附录二	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	296

大学章句



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



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学章句

大，旧音泰，今读如字。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后，与後同，后放此。○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声，后放此。○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一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治，去声，后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



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意诚以下，则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谓身也。所厚，谓家也。此两节结上文两节之意。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熟读详味，久当见之，今不尽释也。

《康诰》曰：“克明德。”《康诰》，《周书》。克，能也。《大甲》曰：“顾谟天之明命。”大，读作泰。谟，古是字。○《大甲》，《尚书》。顾，谓常目在之也。谟，犹此也，或曰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峻，《书》作俊。○《帝典》，《尧典》，《虞书》。峻，大也。皆自明也。结所引书，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于信”，旧本误在“没世不忘”之下。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盘，沐浴之盘也。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苟，诚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康诰》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商颂·玄鸟》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缙，《诗》作绵。○《诗·小雅·缙蛮》之篇。缙蛮，鸟声。丘隅，岑蔚之处。子曰以下，孔子说诗之辞。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



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於緝之於，音乌。○《诗·文王》之篇。穆穆，深远之意。於，叹美辞。緝，继续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圣人之止，无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诗》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于六反。萋，《诗》作绿。猗，叶韵音阿。僩，下版反。喧，《诗》作喧，谖，《诗》作谖，并况晚反。恂，郑氏读作峻。○《诗·卫风·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兴也。斐，文貌。切以刀锯，琢以椎凿，皆裁物使成形质也。磋以镑錡，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泽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瑟，严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谖，忘也。道，言也。学，谓讲习讨论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栗，战惧也。威，可畏也。仪，可象也。引《诗》而释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于至善。道学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栗、威仪，言其德容表里之盛。卒乃指其实而叹美之也。《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於戏，音呜呼。乐，音洛。○《诗·周颂·烈文》之篇。於戏，叹辞。前王，谓文、武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两节咏叹淫佚，其味深长，当熟玩之。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此章内自引《淇澳》诗以下，旧本误在《诚意》章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犹人，不异于人也。情，实也。引夫子之言，而言圣人能使无实之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盖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矣。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此章旧本误在“止于信”下。

此谓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谓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